

菩提達摩傳

吳洪激
／
著

中國掌故叢書

49

菩提達摩傳

吳洪激／著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定價 130 元

中國掌故叢書 49

菩提達摩傳

作 者／吳洪激

責任編輯／吳淑君、張慧茵

發行人／楊炳南

出版者／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40 號 5 樓

電 話／(02)2218-1212

傳 真／(02)2218-0101

郵撥帳號／0583759-9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早上 8:30 至下午 5:00 (國定假日休息)

登 記 號／局版台業字第 2855 號

印 刷 所／傑泰印刷有限公司

頁 數／256 頁 (80 磅)

初 版／中華民國 82 年 9 月

二 刷／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6-074-1

《目次》——菩提達摩傳

序	1
第一章 浪跡林泉	3
第二章 珠光辯慧	24
第三章 化彼南天	49
第四章 靈山論佛	84
第五章 東渡中土	98
第六章 弘法羊城	107
第七章 應詔入都	122
第八章 金陵不契	140

第九章	一葦渡江		161
第十章	浴佛永寧		171
第十一章	嵩山尋桂		181
第十二章	龍洞面壁		186
第十三章	少林傳燈		207
第十四章	隻履西歸		237

序

中國西漢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在他撰寫的第一部中國通史——《太史公書》（又稱《史記》）裡早就記載了中國和壤土相接的鄰邦——印度的交往，把印度譯為「身毒」，東漢時改譯為「天竺」。

公元五世紀末。天竺南部有一個很大的國家，叫香至國。國都是一座神奇的古堡，殿宇重疊，亭榭輝映，香煙繚繞，鐘磬長鳴，梵歌婉轉、悠長、甜美，還帶有抑、揚、頓、挫的顫音，顯得那麼恬靜，迷人，如同蓬萊仙境一般。

香至國的國王姓刹帝利，婆羅門種。婆羅門的梵文原意為神學的掌握者。傳說他們是從造物神婆羅摩大梵天的口中吐出來的。大梵天用兩臂造出了刹帝利，用兩股造出了吠舍，用兩腳造出了首陀羅。因此，婆羅門和刹帝利兩個種姓的人自稱貴族，稱吠舍為平民，稱首陀羅為賤民。此後等級森嚴，婆羅門成為了天竺教中地位最高的一級。香至王自然享受了貴族首領和大國之君的雙重榮耀。不過，創立佛教學說的佛陀釋迦牟尼是反對種族歧視、主張各族平等的。香至王崇奉佛乘，尊重供養，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君主。他才高藝精，文韜武略，

平等對待各種族的子民，把個國家治理得繁榮昌盛、國泰民安。他受到全國人民的愛戴與崇敬。香至王生有三個王子：大王子名叫月淨多羅；二王子名叫功德多羅；三王子名叫菩提多羅。大王子和二王子均生性乖巧，安於本份，遵從父王旨意，鎮日伏案宮中，習誦經文，不越雷池一步。惟有三王子與衆不同，他不僅熟讀經書，深諳佛陀釋教三昧，而且精研武術，求師於山岳，會友於林泉，練得一身卓絕禪功。尤其是他練的輕功，差不多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使得與他同師學藝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驚嘆不已，連他的師父也自愧弗如，都說他是一個佛祖之材。誰能知道，一百年後，這個風風火火、放蕩不羈的三王子，竟放著西天二十八祖不當，東渡中土，行化嵩洛，普施法雨，成為中國禪宗開山鼻祖。他的武功亦啓開少林武術之先河，為後世武林門人所膜拜。

本書寫的便是香至王的三王子菩提多羅（法名菩提達摩）苦研佛旨，探求禪秘，發明心要，遐振玄風的趣聞軼事。是為序。

作者謹識

第一章 浪跡林泉

一

南天竺香至國。

皇宮內悄悄傳出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三王子菩提多羅離宮出走了！」

這消息如平地一聲驚雷，把幾個服侍三王子的內宮官員和婢女嚇得魂不附體，瑟縮不安。要知道，這位綜合了美貌、崇高、尊貴、才華於一身的三王子，是國王和王后的重要精神寄托，是香至國後繼有人的惟一希望。如果有個什麼不測，那真不知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然而，香至王竟然出乎意外地對三王子菩提多羅出走的事沒有追究，甚至沒有發怒。香至王知道，三王子菩提多羅秉性不羈，放浪形骸，他的人生觀點與兩位兄長不同，以貴為辱，以奢為恥，以貪為敵，以獲得智慧、才能為追求的目標。也就是他常說的，一要精研佛

理，普渡衆生；二要苦練武功，護國衛民。香至王覺得這也有一定道理。他本人就是憑藉這兩點征服外敵、治理國家、予益民衆。因此，他下了一道手諭：只要弄清三王子菩提多羅的行蹤，送給珠寶作生活費用便可，其它，任其自然。

香至王是明智的。

所有王宮人等長長地噓了口氣。

菩提多羅無拘無束，漫遊名山，遍訪古刹，投僧問經，拜師習武，廣聞博覽，浪跡林泉。

這天凌晨，拘利天象山還在輕紗縹緲的晨霧中沉睡，天象寺頂的佛燈還閃著昏黃的光，鳥未鳴，蟲未叫。晨，寧靜極了。晨風有幾分清冷。古寺一側，一塊碩大的天象石橫空出世，有耳、有鼻、有眼、有尾、有足，神形兼備，如同活象一般。或許寺以石名吧，走遍天下，真難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出如此瑰麗野景？此時，天象石下正旋風般地翻動著一個舞劍人。此人身高八尺，臉闊鼻挺，眉濃如帚，目大似鈴，於瀟灑、穩健中透出睿智超凡的神韻。他一劍在手，起落有致，有時如颶風掃葉，有時如細雨抽絲，真個靜若睡石，動若游龍，得心應手，功力不淺。他就是早起獨自晨練的三王子菩提多羅。

他約莫練了一炷香的工夫，東方才漸漸現出魚肚白，林中雀鳥開始從溫馨的暖巢裡醒來，仆赤仆赤地搗動著翅膀，發出第一聲鳴叫。他定住腳，收回劍，衣衫已經汗濕，右臂也覺麻木，真想騰身天象石，小憩片刻。從地面回到天象石上，高達數丈，陡峭如削，昂頭落帽，沒有一身飛天的本領，望塵莫及。此時，山谷間正升起一團雲霧，隨風飄來。他心裡一悅、雙袖一甩，猛地騰身一躍，腳踏祥雲，隨風飄上二、三丈之高，正落在天象石那光滑、圓滾的脊巔之上。腳剛著石，石下突然響起一串銀鈴般的笑聲：

「好功夫！好功夫」

菩提多羅轉回身，舉目向下一望，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女子正站在他原來的地方，雙手掬著腰肢，仰望著他開心大笑。笑裡帶有幾分讚許，也有幾分揶揄。

菩提多羅默默地看著那位女子。這女子羅裳縞素，婀娜多姿。兩道蛾眉，有如彎月，白裡透紅的香腮，有如玉琢，淺施脂粉，俏麗端莊，高雅不俗。她止住笑，從容不迫地朝菩提多羅略施一禮道：「師兄早哇，練輕功啦！」

言訖，咯咯地捧腹大笑。

這女子就是菩提多羅同師習武的師妹莫依。

菩提多羅頓時被莫依笑得面紅耳赤。

他知道莫依笑裡的含意。他真後悔剛才不該借助從山谷升起的那團霧雲。說實話，憑他的功力，飛上這幾丈高的天象石本不費吹灰之力，只是舞劍舞得疲累，便投機取巧了。這確實是禪門功場所不可取的。他沒有說話，又回過身去，盤腿天象石，雙手合十，微閉雙目，屏息靜氣，坐起禪來。

莫依的笑聲嘎然而止。

菩提多羅聽到耳邊一陣呼呼風響，忽睜雙目，只見莫依輕巧地落在他的面前，閃動著那雙瞳仁格外大、格外亮的眸子，又噗哧一笑。

菩提多羅渾身一顫。是啊，這又是不應該有的疏忽。本來，坐禪，就是靜慮。就精神狀態而言，靜是培養接近於先天「智慧」的溫床。人類的智慧、才能，都是從後天生命的本能利用聰明、動腦筋而來。因而，「智慧」，是從「靜」中的靈光一現而得。所以佛家戒、定、慧的三無禪學，也是以靜慮——「禪定」為中心，然後達到「般若」智慧的成就。中國的老子也說過：「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到曾子著《大學》時，說得就更明白了。他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

得。」這些都是觀察自然的結果，效法自然的法則。如果練習坐禪時外界一有響動就思慮營營，心頭雜亂，那怎麼練得真功呢！

菩提多羅心裡越慌亂，他看到莫依的臉上越展現出一絲自鳴得意的笑容。他從那笑容裡感到了一種揶揄的味兒，卻又從中感到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力量！他才發現這位師妹是那樣自信、開朗、強勇，而對他卻處處嚴謹、挑剔、分寸不讓。他再也無心坐下去了，一騰身站了起來，朝莫依合掌一禮：「謝謝師妹指教！」

「不敢，不敢！」莫依嫣然一笑，「百密也有一疏嘛！師兄，恕小妹挑剔了。」

菩提多羅仍是難堪，手足無措。「好了，好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你的胳膊好像有些麻木了，我們回寺裡去歇息歇息吧。」莫依無所顧忌地說。

菩提多羅的臉一下子又紅了，雖然他覺得師妹的話出於坦誠、直率，沒有絲毫惡意，但還是覺得有些自責。

「師兄，明天早晨，我們一塊兒練，怎麼樣？」

「噢。」

菩提多羅沒有說行，也沒有說不行，只輕輕一笑。

莫依也輕輕笑了。

一一

旭日升起來了。璀璨的陽光把叢林古剎點染得五彩繽紛。天象寺飄蕩著一種富於幻想情趣、充滿神奇色彩的梵歌，清新、幽長。

一條古老的石板路上，踽踽地走著兩位年輕人。走在前面的是菩提多羅，緊跟在他身後是他的師妹莫依。莫依，吠舍姓種，屬於平民，地位低下。但她卻是一位敢於向命運抗爭的女子，聰穎、嫻靜、賢淑、練達。她先於菩提多羅投寺求師，不求解脫，惟求武功。因而，她的經文雖探討不深，武功卻蓋過衆人。

自菩提多羅來到天象山求師，他二人就成為師兄妹，時常切磋技藝，形影不離。連菩提多羅也暗自嘆服。

他和她默默地走著。

「嘩——！」

突然，扑楞楞從林中飛出一隻禿鷲，像箭一般地射到菩提多羅的頭上，用牠那又硬又粗

的尖嘴一啄，又一聲怪叫飛去，怪叫聲在山谷間回盪。

莫依一驚，以為菩提多羅發生了什麼意外。她定睛一看，只見菩提多羅神態自若，處變不驚，仍若無其事地依舊低頭走著。她回眸再看那飛去的禿鷲，禿鷲嘴裡啣了一隻碩大的毛蟲，正落在一株禿樹上。她才知道，是菩提多羅的後衣領上落了這隻毛蟲，被禿鷲看見，採取突然襲擊的閃電動作，尋到了一口美食，弄得自己一場虛驚。此刻，她笑了笑，提醒菩提多羅道：「師兄，山路坎坷，環境險惡，你要多加小心呀！」

菩提多羅淡淡一笑，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回道：

「師妹，既然如此，妳還貪戀什麼紅塵呀！」

這回是莫依臉紅了。她從師學藝，純粹是想練一身武功，獻身佛國，保國衛民，並未有脫離紅塵、皈依淨土之念。

她本來早就可以離去，菩提多羅的到來像一塊吸鐵石一樣把她給吸住了，雖然她不知道他的姓種、他的身世，但對他善良、莊重的品性和多才多藝的本領，就像驀然從山泉中湧起一股清水，汨汨地流入她的心田，在她少女的心湖中湧動、回蕩。她知道，他是個處處割斷塵念的人，他在習武之外，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傾注在探求佛經上，談經論佛，滔滔不絕，

似乎想成爲一代佛祖。他和她曾多次想互相說服對方，卻怎麼也不能如願。爲什麼？她一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或許是未有緣份吧。不管怎樣，他在她心中的影子總難以抹去。

莫依望著面前英俊而又文靜的叢林知己，感情的泉水又在靈魂深處奔突著，一股摯熱浪濤從悸動的心田湧過。她真想走上前去，擁抱他，狂吻他，傾吐自己一片愛心，然後雙雙離開叢林古剎，回到美麗如畫的村野田園去，用他們的身心編織一個世外小桃源。然而，理智的冷卻劑很快使她狂熱的感情冷了下來。她想到自己的根底，一個吠舍平民的女兒還能想入非非？她不能傷害他了！

「師兄，時候不早，你該作早課了啊。」

菩提多羅點點頭。

二人跨進寺門，分途而去。

一位小僧氣喘喘地找到莫依：

「跋陀大師請妳！」

「請我？」

莫依一愣。

「嗯。正在精舍裡等妳呢！」

莫依心裡猜度：莫非大師看出我的心思，強要我離寺了？她記得跋陀大師曾對她說過，論她的武功已是爐火純青了，如果不想求禪，可以自由離去了。

莫依心事重重地來到大師精舍，朝跋陀大師匍伏一拜，道：

「大師呼喚弟子，不知有何賜教？」

「起來，起來。」

跋陀大師含笑扶起莫依。然後，他拉開齋几抽屜，取出一個布包，推開在齋几上。

莫依舉目一看，布包裡包的全是光璨璨的珠寶。她非常驚訝。

跋陀大師問莫依：

「這些珠寶是小僧們打掃寮房時從菩提多羅的卧榻底下發現的。妳與他相處甚密，知他是從哪裡來的？」

「這……」

莫依臉刷地一下紅了。她與他只不過是師兄師妹之情而已，更沒有非禮之舉，何談相處甚密？這密字是她希冀而又難以接受的啊！何況，她根本就沒見過這麼多珍貴的珠寶，更不

知道他是從哪裡得來的？這叫她怎麼回答呢！莫依的上下嘴唇噙動了好半天，還是沒吭聲。

「妳也不知道？」跋陀大師隨手把珠寶包好，「他平日沒有向妳吐露過珠寶的事？」

「沒有。」莫依說，「連他的姓種、身世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必要去問他。」

「他好像很富有。」

「不。」莫依看了跋陀大師一眼，「我敢說，他對富有不屑一顧！」

「唔。」跋陀大師沉吟片刻，「聽說南天竺香至國三王子離宮出走。妳看這麼多珍貴的珠寶，民間絕少可見。莫非他……」

「他是三王子？」莫依一驚。隨之，她又搖了搖頭，「可他從沒吐露過！」

跋陀大師提醒莫依：

「據小僧講，曾看到一個朝廷差官到叢林來過。我怕一時差池，特地派小僧去香至國查訪過，確有個三王子外出習武求禪，他姓剎帝利，就叫菩提多羅呀！」

「啊！」

莫依這才真正吃了一驚。她心裡想：這位菩提多羅師兄定是香至國三王子無疑。一位王子不願在王宮養尊處優，而到山野叢林吃苦磨練，真是難能可貴！她不禁對這位王子師兄更